

额尔齐斯河 的韵律

■ 中共富蕴县委宣传部 编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额尔齐斯河 的韵律

■ 中共富蕴县委宣传部 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彩新疆·额尔齐斯河的韵律 /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编. —阿图什: 克孜勒
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8.2
ISBN 978-7-5374-0634-5

I. 新… II. 新… III. 地理 - 新疆 IV. K9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0053 号

精彩新疆

额尔齐斯河的韵律

编 著	富蕴县委宣传部	
编委会主任	宋东升 沙比提·哈再孜	
策 划	贾瑞林	
编委会成员	吴宝琴 姚玉琳 李靖	
设计制作	《新西部》杂志社百瑞文化	3573815
责任编辑	郑红梅 刘伟煜	
版式设计	唐会英 苏 恺	
出 版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编 83000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疆天利人印艺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4-0634-5	
定 价	32.00 元	



前言

翻开本书,在这一篇篇富于山水灵性和人文思考的字里行间中,无不透露宝石的光芒,相信读者的心灵在这光芒的浸润下,会变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宝石,变得纯净、透澈、晶蓝,如额尔齐斯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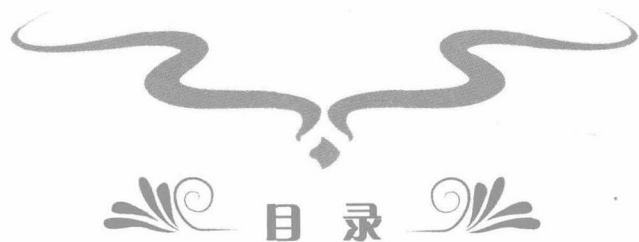
一个在人文资源、自然资源上集大成者——富蕴,一样具备大自然的幽深与宽广,一样有着不可完全抵达的地方。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它总是以局部的、截面的,甚至一个小点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眼前,而我们正是依据这些去观察、审视、描述和思索,去挖掘它的丰厚内涵,接近它的博大。在时光的沉淀中,经历时间的洗涤和选择,最终成为一个地区的历史记忆和未来发展的文化基调。

从一意孤行涓涓流向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到山水灵气孕育的额尔齐斯奇石,从唐巴勒塔斯岩画到三千多年前生活在富蕴的游牧先民,从神钟山到阿米尔萨拉,从地震断裂带到散发各种宝石光彩的“三号矿脉”……本书的作者,他们以各自的文化个性,多角度地为我们勾画出富蕴的轮廓,并在我们面前形成一个鲜活的、可触可感的丰富实体,带给我们切身的体验。仿佛我们就坐在额尔齐斯河边,行走于大东沟,泛舟山环水绕的伊雷木湖上……领略富蕴景观的荡气回肠,体会富蕴之于“富”与“蕴”的更深层次上的含义。

应该感谢富蕴的人民,为我们守护了这样一片透着灵性和珠光宝气的土地,应该感谢这片土地为人类所做的奉献,感谢本书的作者们让我们一起进行了一次心灵的旅行。

今天的富蕴大地依然像大自然一样善于深藏,也像大自然一样博大,永远有着我们不可知的地方和不可知的美。等待人们怀着与她同样纯净的心,去走近,去发现……

正如方如果与刘亮程在《富蕴行记》中所写道的:我们每一天的揭示,在接近这个世界的秘密。



一个坑和一条沟·····	董立勃【1】
富蕴行记·····	方如果 刘亮程【4】
阿米尔萨拉·····	王 军【29】
石头和石头的故事·····	王 军【33】
山城富蕴·····	郁 笛【36】
额尔齐斯,一条河流孕育的传说·····	郁 笛【41】
神钟山记·····	郁 笛【44】
一座矿坑的历史·····	郁 笛【49】
石头的标本·····	郁 笛【53】
老屋和木桥·····	郁 笛【55】
一座鲜为人知的地下电站·····	郁 笛【59】
可可托海揽胜·····	王景起 王 斌【62】
大河西流·····	李培勇【65】
地质圣坑·····	马国魂 韦 歆【67】
罕见的地震断裂带·····	陈晓玲【69】
中国宝石之乡·····	袁 因【71】
伊雷木湖——可可托海人心中的“海”·····	李桥江【75】
地质圣坑与神奇的金属铍·····	李桥江【76】

富蕴海蓝宝石闪着光·····	李桥江	【80】
富蕴林场记忆中的红裙子·····	李桥江	【85】
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的记忆·····	李桥江	【89】
伊雷木：额尔齐斯河第一湖·····	李桥江	【93】
走进富蕴东沟·····	李桥江	【97】
探寻额尔齐斯河源头·····	李桥江	【99】
春到可可托海·····	温云楠	【103】
富蕴奇石遮住宝石光芒·····	萧 君	【105】
富蕴乌恰沟绕过 119 道弯·····	萧 君	【107】
河与人的故事·····	王春莲	【109】
沙漠深处的彩色城堡·····	王春莲	【111】
可可托海镇的“茅台”不醉人·····	张雪红	【113】
可可托海 讲不完的故事·····	罗 樱	【115】
森林里的故事·····	佚 名	【117】
一辆普桑行走在“富蕴”的大路上·····	尹德朝	【121】
可可托海助推两弹一星腾空而起·····	晏凤利 张普通 贾萌 张磊	【128】
还苏联债务 可可托海当起顶梁柱·····	晏凤利 张普通 贾萌 张磊	【136】
鏖战 20 年地下 136 米“掏”出可可托海水电站·····		【142】

晏凤利 张普通 贾萌 张磊

可可托海有颗世界惟一的额尔齐斯石·····		【149】
-----------------------	--	-------

晏凤利 张普通 贾萌 张磊

一个坑和一条沟

董立勃

新疆有个县,叫富蕴,富蕴有一个镇,叫可可托海。可可托海有一个坑,还有一条沟。去富蕴,一定要去可可托海。去可可托海,一定要去看那个坑和那条沟。

要只是说坑,天下的坑,不知有多少。一个坑的样子,一般来说,不用去看,也会想出它的样子。可是这个坑,你要是去了富蕴,不去看看,那就算是白去了这个地方一次。

一个坑的样子,可以想得出来,可这个坑,它的样子,是很难想得出来的。先从大说起,它不是大,而是很大。有多大呢?有人量过,说深是140多米,宽是250多米。

这么大一个坑,不是地层板块撞出来的,也不是大地震震出来的,更不是天上的陨石砸出来的。它的出现,和一群人有关。是这群人用自己的力气,一天天一点点,不停地挖呀挖呀挖出来的。起初,坑上面是一座山,有100多米高。先把这座山挖掉了,再挖出来了这个坑。从半个世纪前,一直挖到了现在,还没有停下来,还在往深里挖,往宽里挖。只是挖的方式有了变化,从手工挖掘,变成了机械化作业。从上面往下看,那么大的挖掘机,看上去似乎比蚂蚁还小。

把一座山变成一个坑,有点象愚公移山。愚公移山,是为了修路。把山变成坑,也是为了修路。只是愚公修路,是为家人出行方便。把山变成坑,要修的路,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能走得更快,走得更远。因为这座山,看起来是山,其实不是一般的山,山上的石头,看起来是石头,其实也不是一般的石头。山是矿山,石是矿石。也就是说,每块石头里,都含着一种有用的东西。

许多山都是矿山,许多石头都是矿石。只要是矿石,都会有用。只是这里的矿石,里边的东西,全是稀有的矿产品。一共有86种,其中有7种,在元素周期表里都找不到。这还不算,其中有几种非金属,贵重得不行,离开了它们,想造原子弹造氢弹造飞机造飞船,再有本事也造不成。正因为这样,许多年来,国家对这个地方一直保密。地图上不标明,只有个编号,是3个1。而这个矿坑,

也只有编号,没有名称。

别说那只是个坑。为挖这个坑,这个叫可可托海的小镇,曾集中过三万多人,除了工人,还有许多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级别属于厅级,一度这小镇,比县城还要热闹,还要名气大。到目前为止,小镇上最高大的建筑——一座专家楼,还是当时所建。当然,这么多人,没有白干。就是用这个坑,给苏联人还债,四分之一都是它还上的,苏联人看上了坑里的矿石,别的东西不要。说到给国家建设的支持,这个坑的作用,就不用说了。小镇上有个展览馆,进去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

了解这些,再看这个大坑,大坑好象变了样子。变成了大聚宝盆,里边有挖不尽的宝,让人们的日子,由此得到改善。变成一个纪念碑,上面写满了许多故事。让我们去怀想某一个岁月,某一群人,某一种精神,某一种理想。每个人,只要到过这个大坑,都不由得会心生敬意。

说到这个坑,不能不说到一条沟。

这条沟,当地人叫大东沟。说大东沟这个名字,没几个人知道。说一条河的名字,大约许多人不陌生,这条河就是额尔齐斯河。它很有名,因为它的水,不朝东流,而是朝西流,一直流到北冰洋。中国的河,只有一条是这样的。而这条河发源地,就在大东沟。据说,河水流到外国,先是外国人发现水里有亮闪闪的东西。顺着河水往上找,找到了可可托海,才发现这里藏着无数的宝矿,才有了以后的挖掘。

有山就有沟。沟很多,沟里有河的不多。一条沟里有了一条河,就象一幅油画,马上就从黑白的,变成了彩色的。而这幅油画,不是说画好了,就一直不变了。

不同季节去看,看到的,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春天的草,夏天的花,秋天的树,冬天的雪,不同的色调,传达着不同的诗意,却又是一样的美丽。

其实用美丽两个字,来形容这条沟,并不贴切。1931年,这里曾发生过一场大地震,形成一个很长的地震断裂带。一大群山,突然活了过来,象勇士一样,相互打了起来。只是这个厮杀极短暂,不等分出胜负,就戛然而止。山还是山,却已完全变换。以不同姿态和神情,从两边拥抱打量沟底的一条河。

这么一来,进了这条沟,不管什么季节,只要顺着沟底的河,不停地走,不停地看,就会发现,不管是草,是树,是水,还是山,都和别处不一样。不过,比起来,秋天来看,要更好看些。

沟底到处是树,主要有三种树,一种是白桦树,一种是俄罗斯杨树,也叫野山杨,还有就是松树。桦树要多一些,这些树,到了秋天,落过霜后,叶子的颜色会变,全变成了黄色。不是一般植物的枯黄,而是金子一样的黄色。野山杨和松树要少一些,不过,野山杨的叶子,这时就会变成红色,那种艳艳的粉红,只有松树,一点也不变,还是那么青绿。虽然数目不多,可颜色独特,在一片金黄中,仍是很耀眼。

有两棵树,让人看了,很难忘掉。

一片草坡上,两棵树,高低和大小,都差不多。可一棵青绿,是松树,另一棵金黄,是桦树。它们并排站立,靠得很近。有风时,树叶沙沙,象是在说着什么,没有风时,无声无语,象在默默相望。好多年前,当地人就注意到它们,给它们起名叫“夫妻树”。

还有一个山坡,生长了一片树。别的山坡,一块地方,一般只长一种树,这个山坡不一样,它让三种树一块生长,并且全都长得那样好。春夏看,全是绿色,看不出什么。可到了秋天,叶子颜色不同了,黄红青三种色块,完全不分彼此,交错重叠,相互映衬,一块儿晒着太阳,好象一群姐妹。

看了树,再看水。水就在身边流,在脚下淌,要看,随时可看。秋水凉,也更干净。走热了,出汗了,用水洗个脸,一下子就会精神起来。渴了,捧一口喝进去,会润透心肺。不但凉,不但干净,更清亮。往水里看,水底下的石头,全能看到。若看到一块石头,样子有些意思,一定要拣起来,细细看看。额河奇石,已经很有名气。品相好的,已经可卖百万。当地有一些人,就靠在水里找石头,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看了树,看了水,再看山。一山一景,各有不同,其中一座山,定要走到跟前去。因这一座山的样子,别处不能看到。

快到水流源头时,有一座山,象一口大钟,扣在水边。大钟顶端,有一石环,似穿入绳索,即可提起。钟身向下,由小变大,壁面完整,浑然一体,如同一炉钢水浇铸而成。虽风吹雨打,日光曝晒,钟面色泽有些深黑,划痕也清晰可辨,可依然气势雄伟,仿佛只要重锤敲击,马上就能发出声响,并定会震得天破地裂。

正是凭了这个坑,还有这条沟,可可托海的名字,大家越来越注意。就在三年前,这里被命名为国家地质公园。当然,那个坑,人们说起它时,也不说它的编号了。而是把它称为“圣坑”。这个说法不过分,在地质界,它的地位真的很神圣。还有大东沟也改名了,改成了额尔齐斯河大峡谷。

不管是谁,去了富蕴,有一个坑,有一条沟,是一定要去看看的。

富 蕴 行 记

方如果 刘亮程

上部：可可托海之大地宝藏

可可托海不是海，也没有海。离开阿勒泰的富蕴县县城向东约9千米，汽车从一个叫乌恰沟的地方开始进入山区，在连绵起伏的山峦沟谷间盘行。带我们进山的司机是当地人，对路况很熟悉，说有一次他特意数了一下，从进山到骆驼脖子山顶有90道弯，再下山到鸭子湖有18道弯，这样一路上的大弯要绕过108个。司机还说，这里的每一个弯里住着一个神。我忘了问这些住在弯里的神是干什么的，当时的样子确是什么也顾不得多想，司机的方向盘忽的左打一下，我们在车里被甩到右边；右打一下，我们又被甩到左边。这是“十·一”长假的前一天，路上车辆很多，我们几次被一些车队超越过去，路上繁忙得如同交通要道。其实，这条路只通往一个地方——可可托海。

富蕴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地域广阔的优良牧场，后来建县的时候，县城设在可可托海小镇，可以看出当时的国民政府即有以矿立县的志向。后来由于交通的原因，县城搬迁到了现在的驻地。

可可托海镇人口不多，楼房倒建了不少，路边还有几处造型讲究的欧式建筑，在这个偏远山镇格外醒目。小镇的西南边靠近伊雷木湖，额尔齐斯河在这里流过时，正好把这个小镇一分两半。在四面山势的环抱间，另有一些半农半牧的村落散布周围，深秋草木金黄的色泽辉映土地，让村庄、街巷、田野以及相伴的矮山皆显出悠然的祥和宁静。

近年来突然涌入的外地游人，偶尔会打破小镇的静谧。但他们是冲着东边的额尔齐斯河谷去的。车辆响亮地鸣笛驱开行人穿镇而过，似乎没有人在意这里。崎岖的道路，星星点点的牧场，东西夹峙的石山丘谷，这一切已经向人们佐证了可可托海的荒僻。然而我还是想迫不及待地告诉人们，这个也许只有在县上的地图里才可以方便找到的小地方，它和两个世纪间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一

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密切相联：苏联航天、东西方的冷战、中国核爆、朝战债务、中国的太空飞船，等等。

我们住在大地的表皮上。大地的表皮有土壤、山川，这里生长着一些草木；有水，水中有我们所不解的生灵；大地的表皮有空气，那里飞翔着一些鸟儿和云朵；大地的表皮上还有路，人在这上面亲抚大地的表皮，时尔会拿一件工具敲一敲。

这就是我们人，总想探听一下大地表皮下面的事情。

可可托海镇北不远，有一处叫做“三号矿”的地方，中国地质史上最宏大的一次探听发生在这里。其后，这个探听的结果震撼了世界。

以前看见过这个三号矿坑的一些图片，坑里积着一面宝蓝色的静水。我们来的时候，水已经被抽走，有几台挖掘机在坑的底层作业，还有几辆大卡车望去如老鼠一样若隐若现，顺着盘坑道吃力的爬上来。

我国在1967年试爆第一颗氢弹，其中我们所理解的“炸药”，一种叫“重氢氟”的东西，即来自可可托海挖出来的氟化锂和氢化锂。这在当年是个天大的秘密，只有极少的人知道。有个趣闻，1960年的时候，一个卡车司机在乌鲁木齐被交通警察拦住，问：“你从哪里来的？”答：“111矿。”问：“拉的什么东西？”答：“2号产品。”又问：“拉到哪里去？”答：“115厂。”那时候国家的军工机密企业一律用代号，警察一听这一串数字，还哪里再敢查验，赶快打发司机走人。

这个111矿就在可可托海。115厂，就是称为“中国锂盐工业摇篮”的新疆锂盐厂。

那时候，从可可托海山间的几个坑里挖出来的一车一车的石头，经过遥远的路途，再经过一个一个工厂、车间，最后变成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神舟飞船以及其它军工仪器上精密重要的物件，还出现在一些民用高端产品上。现在，这里是新疆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的重要产地。迄今已经发现的矿产有86种，这里面宝石的种类就有十几种，其中有十几种稀有矿物探明的储量列在全国、全疆的头几位。目前有十几家大型的矿业开发企业落户在富蕴的戈壁峰谷间，如同古代传说里群仙下凡，各显神通却干着同一件事，就是“点石成金”。

后来翻阅史料时我发现，可可托海宝藏的发现居然起于外族的覬覦。两百年前，中国尚处于昏聩的农牧皇朝，沙俄的地质专家已经根据额尔齐斯河下游

泥沙的成份,判断远在数千千米以外中国的阿尔泰山里藏着一个宝石大矿。于是在1792年的时候,一个叫西丝尔丝的俄国学者首先进入阿勒泰访问,此后持续一百余年的所谓旅游、探险、考察,显然让俄国人一点一点地画好了中国金山之宝的一张线路图。

其实据当地住民的讲述,在更早以前,在这一带游牧的人们就注意到了阿尔泰山地表下面这些稀奇的东西。他们很早就开始用拣自水涧沟谷里偶尔露出来的蓝的、绿的、白的、紫的,有着优美形状的石头作为漂亮的装饰品。到1930年的时候,当地开始有组织地采掘这些地面的矿物。1935年,苏联的两支考察队又来到可可托海,用高价收购的办法向山区牧民打探宝石的来源。后来他们在发现到的八处绿柱石矿点中,选定了可可托海这个地方,开始打洞开采。

到1942年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升级,当时的新疆督办盛世才看到德军进逼苏联,马上变了脸,仇苏讨好德国人,把可可托海的苏联人尽数驱逐走了。后来不知俄国人用了什么办法,还是又回来了。尽管他们的特别团团长在进入可可托海的路上被当地人打死了,但接下来他们还是彻底弄清了整个阿尔泰山的矿产家底,到1941年,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采掘。

新疆解放那年,一个叫张大军的人用骡子驮走了好几大箱子迪化官方的档案资料,在台湾写成一本《新疆风暴九十年》,后来经常被用做研究新疆近代历史的史料书籍。在这本书上,记载了当时的苏联人用军队一般的管理方法经营可可托海的矿山。按书上的记述,矿山采出黑的、白的、红的、绿的、发光的矿物,苏联人指挥矿工把它们装上卡车,翻山越岭运往布尔津县额尔齐斯河南岸的一个码头,在那里集中起来,等待夏天河道行洪时节,机器货轮顺河把这些矿物运到苏联去。

那时候,许多当地和外地的人被招募到可可托海做了矿工。多的时候,矿上工人达到3000人。工人们用十字镐头、铁锹、榔头、钢钎向山头上挖,然后肩扛、筐抬、爬犁拉,送到矿上的加工区换工钱。一名工人每天挖出来的矿石,大约有两公斤。

我们不知道当时苏联人是不是为这些矿物付了费,又付给谁。到1950年,中苏开始合营这个矿。直到1955年,矿业才算完全移交给中国。1958年,三号矿转入露天开采,一直到1999年暂停了一段时间。我们来的时候,这里恢复开采的时间并不长。

随着“地质圣坑”盘旋向下，自然物质的成员们依次亮相。这是自然历经变化的舞台，人们正在用一把钥匙打开一座古老剧院的大门。我们一路见证了自然流露的美丽面貌，从这里我们又将进入自然的恢宏深刻。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坑，支撑了冷战时期苏联最具威慑的战略力量，后来又支撑了包括中国战略崛起在内的多极世界的产生。它拿出去的东西，制衡过世界 60 年的和平稳定。它支撑了中国的航天梦想，清偿了一笔不菲的国家债务。现在当地人叫它“地质圣坑”。

这是大地上的一个坑洞给予人类社会和文明的东西。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说，如果没有这个坑，冷战中的苏联会是另一种结局，今天的世界又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这个坑里的一些东西，确实深刻影响过这个世界的风云变幻。苏联对这个矿坑可谓魂牵梦绕，朝战后苏联提出以这个坑里几年的产出矿物顶替中国巨债中的四分之一，已经能说明许多问题了。

我们知道，已知的构成地壳的矿物质有三千多种，它们由 118 种化学元素结构而成。而在我们观望着的这个大坑里，已经有 86 种元素从这里出现。

现在，这个无与伦比的矿坑开放着，一切都不再神秘了，游人们随意的在坑边上拍照，一些大型的机械在下面作业，似乎看不见有警戒的人员。游览时我说，这个坑边少了两样东西。一个是一张元素周期表，要雕刻在一块大石头上，突出的表现出自这个地坑的全部元素，这个即将被填满的表，将是很有意思的。另一个，是建一个上香的地方，圣坑之圣，乃土地之圣，来的人给土地磕个头，表达敬畏与感恩，又有什么不行呢？

说来也许让人不信，神奇之地还有更神奇的，这里还发现了在元素周期表上找不到的新物质。

那是 1979 年的时候，一位叫韩凤鸣的可可托海地质工程师，在额尔齐斯河边上发现一块拳头般大小、白色透明的石头。后来经过国内、国际权威鉴定，这块石头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一种新矿物，被命名为“额尔齐斯石”。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鉴定切割，这块举世闻名的石头，就只剩下指甲盖大小的一点了，现在是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的“镇馆之宝”。

可可托海，哈萨克语意为“绿色丛林”，蒙古语意为“蓝色海湾”。也许在古人眼里，蓝色、绿色并无太大区别，但在取名的习惯上，蒙古人对所经之地多以水命名，而哈萨克人多以牧区中的树木、沟谷描述一个地方。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进入十月，我不知道额尔齐斯河水在四季之中是否有颜色的变化，然而我还是看到，以可可托海为原点，它的周围确实充满了这两种颜色：山坡上的绿林；群峰之上的蓝天；额尔齐斯河水在滩上泛蓝，在谷中生绿；在河道里，有以绿为基调的额河奇石；而随便一个山谷矿坑里挖出来的有海蓝宝石、碧玺、紫鸦宝石、丁香紫宝石、猫眼宝石、绿柱石、白云母、萤石、水晶等，似乎无一不投射着蓝的光芒。

小时候读“春来江水绿如蓝”一句，不理解，以为绿即是绿，蓝即是蓝，两种颜色，如何借喻？且在我看来，绿浓而蓝浅，怎么越比越淡了呢？走过可可托海时，忽然记起这个三十年前的疑惑，感觉终于遇见答案了，却又没有语言说它。

“蓝乃绿之媚”。

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

在矿区里，我们听到了一个阿魏蘑菇“报矿”的珍闻。那是1978年6月的一天，在富蕴乔希哈拉戈壁工作的地质队员郭志善和另一名钻井队员乘工余时间去客拉迪克特拣阿魏蘑菇的时候，一同发现了一块黑色钻石。拿回来一化验，专家认为石头出现的地方有镍矿床成矿的条件。

一个大型的富含金、银、镍、铂、钴等珍稀矿物的综合矿床，因为一颗阿魏蘑菇的指引，就这样被发掘了。

听着这个珍闻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我知道的另一个出产阿魏蘑菇的地方，在托里县的加依尔山区，地下同样蕴藏了黄金等多种矿产。

这些信息是不是暗示我，地下矿物与地上的特殊植物之间存在着一些神秘的关联呢？

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来源于山川大地，而它们肯定不是随便就出现的。许多稀有的植物，只出现在特定的区域里。

是否大自然利用地表之上生长着的某一种植物指引了地下某些珍贵矿藏的区位，而我们尚未发现这个秘密的内在关联呢？

据科学家们的研究，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上的物质元素，地球上都有，叫人惊奇的是，人体当中也都有。人体含有的元素和地球拥有的元素种类和比例如此接近，而且，人体各种元素之间的比例和地球各元素之间的比例一样接近。

几乎在所有的宗教和传说当中，人源自于土，又归于土。这和科学认为的人体与大地物质长期互相交换的结果似乎是一致的。

植物的根深入大地,亿万年间接收着地球最隐蔽之处传上来的真实讯息;或者地上的这些奇花异木,本来就是地下那些不同的矿脉专有的“消息树”呢?

这个山川大地上的任何事情,肯定都不是随便发生的。尽管人们宁愿相信自然界心目当中没有所向的目的,一切终极原因都出于人的虚构,然而山川河流无尽的走向,生态季节脚步般的更迭,高天流云永无定势的变幻告诉我,我们每一天的一目所及,在向着一个前方,没有止尽。

富蕴除了额尔齐斯河两岸,和其它西北山区一样,草木不茂、望之苍凉。所见不同的,是地下五彩铺阵的大地。县城至可可托海所经的山间,山体破碎颓废,然而每一个山峦坡谷,以至每一堆碎石,都有殊胜的颜色引人注目。来的时候从阜康北部穿越阴郁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过五彩湾,未见颜色,又走十余里,见一路牌指示进入富蕴地界,西边山坡立时现出赤红,如火焚烧,余焰尚存。又走不远,山石颜色换成近似橄榄绿,还有介于红绿之间的其它色彩。路上看见一些工人在雨后的滩涂上用机械开挖一条地沟,那一排灰褐色沙土的下面翻上来的,竟然是醒目的一道红线,极似人肌体上拉出一条长长的血口子。这是在看见那块写有“五彩湾”字样的路牌过去不远的地方。

到富蕴后,听当地文明办的吴主任介绍,知五彩湾即属富蕴,在路西方向,是一处摄影胜地,想必“五彩”之名不虚吧。

富蕴县城不算大。第二天上午有空闲,我们去看县城。驱车绕行一圈,给我留下印象深的一是树,巨大的小叶白杨、大叶杨依城傍河,凡街道必以林荫伴行;二是水,环城而过的额尔齐斯河清波荡漾,给了这个山区县城少有的情韵;三是石,错落有序的卵石铺陈河道,比下游泥沙托拱的河床给了流水更多的清冽灵动。县城的许多街道两旁,我们都看到了卖奇石的店铺,店面大小不一,里面却各有自己独特的货品,一些游客如逛超市一样,一家一家的猎寻,凡想买的,都能找见自己的宝贝。我在额尔齐斯河边拣到一些油黄似玉的石头,惊喜不已。没想到回到县城以后,在宾馆的花盆里,公园的水沟间,一模一样的黄色石头扔得到处都是。我一时想到一句话“有眼不识金镶玉”,可不知用来说我好,还是说这里的人好。回县城的路上,还看见许多牧村人家的房前屋后也都堆放着许多这种当地叫做“戈壁玉”的石头。

富蕴县民国初年间先由布伦托海县析出,设置可可托海设治局。1941年改县,定名富蕴,“取天富蕴藏之意也”。当时的县府就设在可可托海镇。1959

年县城向山外迁至库额尔齐斯镇。其实库额尔齐斯镇一带还有个老地名叫也尔特斯,现在城西郊,哈萨克语意为不长树的地方。我原先以为后来叫了库额尔齐斯,可能是这个地名的意义更好些,回来打电话询问一位在当地被称作“额尔齐斯活地图”的张学文老人,才知情况更糟,这个地名的意思竟然是河两边啥都不长。我来时还想以前县城迁来的时候,这里一定是一个古木葱茏的河谷幽境,由这两个地名看来,现今看到的那些高大的树木,是县城迁来后才有的了。

离开那天我在宾馆附近的奇石店里选了一块海蓝宝石的矿物标本,那个介绍宝石的女孩大大的眼睛注视了我很长时间,她的眼睛里藏着更美的宝石。我们还买了很多那种叫“戈壁玉”的石头打磨雕琢的饰品,不贵,但是非常漂亮。带回来送朋友,又收获了很多感激的话。

不灭之物为何?自然及其大美。

古希腊一个叫赫拉克里特的哲人在很早以前说过,大自然喜欢隐藏。在今天的我看来,大自然确有无尽的珍藏,然而也无处不在地留下了一个个惊奇的门,引我们前往。

峡谷是一部知识之书。

我们看到它表达的,还没有找到它确切想说的。

无以数计的人们来到这里,趟过它的涧水,攀越它的高岗,凝望它的秋色,带走几枚好看的石头和红透的树叶,还试图在相机的镜头里留下自己欢愉的表情。而另有一些人,在深达数百米的地层下面去翻阅它,用采掘机、爆破、大卡车,拉走它掩藏在泥石当中的宝石、金属、艺术品。100年了,这里挖下去一个坑。不知有多少来人站在这里惊叹过这个地坑的巨大,而事实上,它还不如可可托海最小的一个山洼更有样子。

两种本不相干的事物,在历史中有这样一个等号。我反复地想说出这个事情,这是让我唏嘘不已的。专家说,按现在探明的储量,仅这个坑的两侧,还有数倍的同样的石头呼呼的沉睡在那里。而可可托海小镇区域里,还有更多相似的小山沟,有着相似的蕴藏。

如此说来,富蕴的几个小山谷,富可敌国。

富蕴还有多少这样的小山谷,虽为家珍,未曾清数,因为太多了。如此算来,富蕴之富又足可敌天下。而天下,无处不有这山这水。在我们这个星球的版图上,富蕴仅是小小小小的一个小圈点。

万水千山都是玉。

夜晚在富蕴宾馆的院子里，月阙星繁，我看到这个个星球无限的神奇。

“时光的脉动构筑出繁星的层峦叠嶂”。

记不起是哪一位哲人说过这一句话了。

我们每天面对自然，而对于自然之物，一块石头，一片林，一丛草，一湾流水，它们存在的永恒价值我们看不到。因为相形之下人的生命短若晨蝉，而自然之物不见终老。

逛了富蕴宾馆周围的几处宝石店铺，看去不起眼的一截海蓝宝石，标价几万、数十万元。这远远贵于任何一种牲畜的价钱，也似乎贵过了人。以前一条人命几千元，后来涨了，赔一条命价达到二、三十万。这和巴掌大的一块玉石价格相仿。而我在网上看到一块如人一般大小的石头，在深圳卖出三千万元。这种价比差异可能是时间的缘故，或许人若活上百万岁，也能熬出高价来。

人说，人的生命因其短暂，所以珍贵无比。和石头一比，人没活过一样。

而这些石头的价格，是人给的；这些珠宝玉石，只不过用来供人装饰把玩。

人把玩的一个物件却贵比人命。

人过于看重物，就把自己贬了。

在我的眼里，美是自然的一种作品。

可以说在美丽的阿尔泰山，钟山之神秀是给上天的，唐巴勒塔斯的灵图是给鬼神的，可可托海地质矿坑之圣，是给大地也是给人的。

在离开很久以后，我的思绪依然在这个矿坑里沉浸。也许自然的真谛就藏在这深深的山谷和正在向下延伸的矿洞之中。工人们每一镐头的探掘都意义非凡。

我们每一天的揭示，在接近这个世界的一个秘密。

我们终究在揭开这个世界隐藏的所有神奇。当然，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发现，这个神奇之中包含着我们自己。

世间万物皆有灵。而人是万物之灵。自然既已赋予人类这种特性，也就会赞赏他们对自然的支配和创造。

而我们内心的蕴藏，即盛装了宇宙万物的那个宝库，尚未打开。